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8)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宝地	布宁 (1)
旧金山来的绅士	布宁 (11)
沉默	安德列耶夫 (35)
幻想家	阿·托尔斯泰 (54)

宝 地

布 宁

—

万籁俱寂，一片荒凉。不是贫瘠，是荒凉……

马儿在岗峦起伏的绿色原野上徐徐奔跑。和风拂面。云雀清脆的啼声和着单调的马蹄声，令人沉醉。这时，从一个土岗上，我又一次望见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个驿站的低矮的青色轮廓。可是过了一会儿，我转了一下身子，就再也看不见它了。现在，四轮马车的周围尽是休闲地、庄稼田和长满槲树丛的洼地……

“喂，柯尔涅依，有什么新闻吗？”我向马车夫打听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庄稼汉，面色黝黑，一双聪明的眼睛，微微眯着。

“新闻？”柯尔涅依没有转身，拘谨地回答说。“我们这儿什么新闻也没有。”

“这么说，你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一点儿不假，我们的生活很糟糕……”

每当我到罗得尼基村去，总要在姐姐的田庄里停留，看来这一次在她家里也听不到多少新闻了。一年之前庄园似乎还没有这么破旧。如今大厅的地板和天花板都有点歪斜了，变

得乌黑。荒芜的庭前花圃里，树枝都伸进了窗户。杂用房的木板屋顶白花花，有的地方已经裂了缝……院子里，耳聋眼花的安基普施卡牵着套在运水马车上的一匹瘦马驹，蹒跚地走着。干裂的车轮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响声，叫人听了难受。

“景况真像你讲的这么糟么？”我问姐姐。她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的草地和小河对岸的山坡。

“糟透啦，糟透啦！”姐姐连忙肯定地回答说，言语之间似乎带着几分快意。“要是资本的话，家业或许还能够恢复。你知道这儿的土地可的确是块宝地啊。可就是银行，银行啊！”

“不过，这里是多么宁静啊！”我说。

“宁静是绰绰有余！”我的外甥，一个大学生，以嘲讽的口气阴郁地附和说。“的确宁静，真见鬼，宁静得让人讨厌，宁静！活像个正在干枯的池塘。从远处看，可以画幅画儿，可是走近一瞧，到处是腐烂的气味，因为这池塘存水只有一寸深，积苔却有两丈厚，鲫鱼都枯死了……说真的，这池塘的底倒是块宝地，可是连魔鬼都掘不到这块宝地啊！”

二

道路起初在小树林里曲折蜿蜒，然后渐渐消失在科洛戈里沃夫大片禁伐林区里了。从前这条道路远远地绕过这片禁伐林区，现在却径直穿过这座庄园的庭院。林中沟壑的两侧，是一片荒芜的花园和一些砖砌的杂用房屋。一阵响亮的马车铃声涌进森林，庄园里立刻传来狼狗阴沉的吠声。这是那些凶恶的看家狗的后代，当年那些看家狗曾经守卫过老人

科洛戈里沃夫同样凶恶而阴郁的一生。四轮马车伴着犬吠声
鳞鳞地通过沟壑上的一座座小桥时，我望着被大火烧过的房
屋残留下的一堆隐没在杂草丛中的瓦砾，心中想到，倘若老
人科洛戈里沃夫还活着，看见一些无赖汉在他的庄园里骑马
奔驰，该会怎么样呢！我小时候听人讲过他不少可怕的事
情。有一次他的一个姘妇企图毒害他，他私立公堂审她，并
且把她送到修道院幽禁起来。在宣布农奴解放那年，据说他
“精神有点失常”，“隐居起来”，此后几乎闭门不出了。他逐
渐破产了，一到夜晚就胆颤心惊，担心有人要杀他。他戴着
从圣徒干尸上取下的暖帽，坐在那里，大声诵读着咒语、圣
歌和他自己编的忏悔经文。秋后的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祈
祷室里……

“你知不知道，这座庄园卖了没有？”我问柯尔涅依。

“卖啦，”他回答说，“听说为了几个小钱就把这庄园卖
了。现在遗产继承人的管家住在这儿，可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他的财产。谁都知道，货物没有主人就成了孤儿。这
儿的土地简直是块宝地啊！”

“这地好么？”

“黑土足有一尺厚。这片树林子也好极了！”

的确，这是一片极好的树林。白桦树散发着带点苦味的
清香，茂密的树枝下响着悦耳的马车铃声。鸟儿在葱郁的
树林中唱着甜蜜的歌……林中空地上长满高高的绿草，开着
各种野花。百年的老桦树两三棵连在一条根上，自由自在地
伫立着。绿荫如盖的树冠沐浴在黄昏的金色霞光中。树下，
霞光透过一棵棵白色的树干之间的缝隙，射进一缕缕明亮
的光线。树林边缘，一道道银灰色的光束朝四轮马车迎面
照来。

这些光束颤抖着，渐渐地融成一片，变得愈来愈宽了……于是，我们又奔驰在原野上了。迎面又飘来正在扬花的黑麦甜滋滋的幽香，拉边套的马不时地啃下一束束丰满多汁的麦秆……

“瞧，这就是巴杜丽诺村，”柯尔涅依带着讥笑的口吻说。

我理会他的意思。

“怎么，这里情况也很糟么？”

“可不是，年轻人都搬走了。那老婆子正在卖房子，她已经过不下去啦。”

“怎么才能进去瞧一瞧呢？”

“您就说是给罗得尼克家看房子的……”

三

巴杜丽诺村里静悄悄的。这是一座大村庄，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老爷家的”村庄！狭长的小池塘里，黄黄的泥水在阳光下泛着单调的亮光；用牲口粪堆起的水坝旁边，一个村妇懒洋洋地挥动棒槌捶打着湿漉漉的粗麻布……道路从水坝渐渐升高，沿着巴杜丽诺花园通到山上。花园至今仍然郁郁葱葱，生意盎然，就像一幅田园风景画。花园后面是一座灰色的大宅院，房顶生了锈，变成了棕褐色。然而，庄园啊，庄园！真是一幅荒芜破败的景象！牲口院只剩下墙壁，仆人居住的木头房子只是一个敞开的没有窗户的屋架，牛蒡和密密麻麻的荨麻到处蔓延，直侵到门坎跟前。“后门”台阶上站着一个老婆子，用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惊恐地望着我。我不大自然地做了一番解释，她明白了我要看房子，就赶紧

去禀报女主人。

“我去禀报一下，禀报一下，”她嘟哝着，消失在幽暗的穿堂里。

巴杜丽娜听了这一类禀报一定会很伤心吧！果然，过了几分钟，门开了，我看见一张苍老的、惶遽的面孔，一双温柔的蓝眼睛含着歉疚的微笑……我们装做彼此都很高兴见面，把看房子的当做一件极平常的事。巴杜丽娜打着手势殷勤地邀我进屋，另一只手颤巍巍地、吃力地扣上衣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用廉价印花布做的新上衣。

我含糊地说了一句客气话，走进前厅……啊，这是一间地地道道的小客栈！阴暗，闷热，墙壁被马合烟熏得发黑，抽烟的人是巴杜丽娜家过去的工头儿德朗，他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庄园……从右边的一扇门进去便是他的小房间。正中是老太婆们住的房间，房间里光线很暗，两层窗框里的玻璃已经老化变黄……

“我们住在旁边的厢房里，”巴杜丽娜抱歉地解释说：“您知道，我们都上了年纪，再说这里冬天也暖和些……”

“我大概打扰您啦？”

老妇人摇晃着脑袋，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询问地望着我。

“我没有打扰您吧？”我提高嗓音说道。

巴杜丽娜听清楚了，赶忙微微一笑。

“不，不，”她带着温和的谦恭态度回答说。“请进吧。”

接着打开了通往过道的门……

这几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显得更加阴暗了！我从走廊里朝头一间房子里望了望，这间房子从前是书房，现在却成了仓

库：那儿放着一柜子盐，一木桶小米，一些瓶子，发绿的烛台……隔壁一间过去是卧室，里面摆着一张又高又宽的空床，活像一口石棺……老妇人落在我后面，接着便躲进库房，似乎去照看什么。我慢慢走进一间有回声的大厅，大厅的角落里堆着书籍，落满灰尘的水彩画像，残断的桌子腿……呢面小牌桌上歪斜地悬挂着一面镜子。忽然，从镜子上扑扑地飞起一只寒鸦，从一扇破窗户飞了出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了一跳，慌忙退到通向干裂了的阳台的一扇玻璃门旁，吃力地把这扇门打开，夕阳的刺目的霞光耀得我睁不开眼睛。多美的黄昏啊！每年春天万象更新时，花儿开得多么好，草木长得多么旺啊！在长着丁香树和野蔷薇的茂密的樱桃园里，温顺的斑鸠——走向没落的地主之家的忠实伴侣——多么甜蜜地在窃窃私语啊！

四

我们在旷野上迎来了黄昏。西边天上金黄淡紫的云，层层叠叠，绮丽多彩。遥远的天陲显得异常柔媚、明净。

“叔叔，给我一个小银币吧！”一个在休闲地里放马的牧童从田埂跳到大路上，追着四轮马车叫道。

可是柯尔涅依严厉，深沉。他怡然自得地挥动鞭子威吓着牧童，一边镇静地吆喝着马。

“他心里想什么呢？”我瞅着他那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遮檐帽，心里思忖着。

柯尔涅依在车夫台上微微侧着身子，若有所思地盯着边套马闪着亮光的马蹄铁，开始说话了……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他说。“不光是老爷们……听说农民银行可以帮助！不行，靠借债是活不下去的！庄稼人买上一二百亩地，当然得合伙买啦，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本钱，欠了一屁股债，又总是想吃掉对方，再一争吵起来，事情就更糟了，真是火上加油啊！”

“可是，”我说，“一个县富户就剩下三四家了，就是说，土地分到老百姓手里啦。”

“都分到城里头那些臭商人和小店主手里啦，”柯尔涅依纠正说。“落到了他们手里，而不是分到老百姓手里……土地还是没有回到真正主人手里。那些人就只知道买地，便宜得很，可他们又不会在这儿过日子！哼，这帮鬼东西，要是能找个地方把这些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就好了！”

“应该这样吗？”

可是柯尔涅依抬眼朝一旁望去。

“该饮马啦，”他用干巴巴的声调说道。

“到沃尔戈尔再说吗。”

“好，到沃尔戈尔就到沃尔戈尔……天不早啦！”

落日的余辉渐渐暗淡下来，凉意袭人。田野上呈现出惨淡的蓝光。遥远的地平线上，一轮浑浊深红的巨大落日正在朝天陲隐去。在这幅悲惨的图画里，在挂着浑浊的深红色盾牌的蓝色远方，浮现出古俄罗斯的影子。这时盾牌愈加暗淡了，只剩下一个弓形，最后仅剩下一缕颤动的火光……夏日淡蓝的暮色很快降临了，仿佛是什么人偷偷撒下来似的；草地上像冰窖一样冷，披着露珠的青草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不知从哪儿不时吹来阵阵暖风……暮色中隐约地闪现出车前草的藤蔓，乌鸦在藤蔓上扑棱着羽毛，睡着了……

东方慢慢露出一轮巨大的惨白的月亮。

此时此刻，黑压压的小村落显得多么凄凉！叮叮当当的马车铃声和吱吱呀呀的车轴声惊醒了这些村落的死一般的沉寂。早已被人遗忘的荒漠的古老大道显得多么僻静、荒凉！谢天谢地，好在月亮升起来了！一切又变得愉快一些……

五

沃尔戈尔是已故的姑母的无人居住的田庄。这个草原村庄坐落在祖父的已拆除的庄园和一个大村子的地面上，那村子四分之三的居民都迁到西伯利亚的新地方去了。道路顺着一面漫长的山坡伸向远方。等到明月把四周照得通亮的时候，四轮马车碾压着披着露珠的茂密的青草，飞快地驶向一座孤独的厢房。这座厢房位于凹地的斜坡上，周围都是山坡。响亮的马车铃声嘎然停止，死一般的寂静便一下子笼罩住我们。

“这儿多么僻静啊！”柯尔涅依跳下车夫台，他的嗓音在残垣断壁之间发出奇怪的回响。“您先在这儿台阶上歇会儿，我去饮马，再给它们喂点燕麦。”

他牵着铃声叮当的马缓慢地朝山脚下一口水井走去。我登上这厢房的木头台阶，在台阶上坐下来……

这片凹地被周围的山峦包得严严实实，四面山坡缓缓地伸到干枯的沃尔戈尔河床。闪烁不定的月光将这河床照得一片惨白，坐在这个凹地里令人感到阴森可怕！空空荡荡的大庭院连着庄稼人的牧场。牧场后面，呈现出七间黑色的低矮的农舍，农舍里深深地隐藏着夜生活……

“柯尔涅依，”当柯尔涅依牵着马刚刚从山后走出来，我便吩咐道，“该上路啦，我们慢慢走吧，到了家再喂马。”

柯尔涅依停下脚步。

“您感到心烦了吧？”

“无聊，见鬼……我们走吧。”

“这还算好的呢，”柯尔涅依嘲讽地说。“您等到秋天或者冬天来一趟试试看！”

“你们怎么能在这儿过日子！”

柯尔涅依手里卷着烟卷，眼睛瞅着地面，沉默了许久，然后拘谨地答道：

“暂时活着……”

“这‘暂时’是什么意思？往后怎么办呢？”

“往后——由上帝安排吧。总会有些办法的……”

“什么？”

“总会有些办法的……总不能蹲在这儿给鬼编一辈子草鞋呗。老百姓迁到别的地方去，要不了话就……”

“就怎么？”

月光下可以看清楚柯尔涅依的脸，可是他垂下脑袋，皱着眉头，朝一旁看去。

“不然的话就怎么样呢？”

“到时候就知道啦，”柯尔涅依答话时脸色已经变得十分阴沉了。“该上路啦，老爷，天不早啦！”

他默然爬上车夫台。

写于 1903 年

(郑海凌 译)

[简 评]

布宁 (1870—1953), 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家庭, 在一个贵族中学毕业后, 他为生活所迫, 做过校对、统计、图书管理等工作。布宁 17 岁就发表诗作, 陆续出版了几本诗集, 后来转向小说创作。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几年, 他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中短篇小说, 如《乡村》、《梦》、《宝地》、《旧金山来的绅士》等。他以其功底深厚的现实主义笔触为人们认识当时的俄国农村提供了真实的写照。列·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对布宁的小说艺术成就都有很高的评价。布宁的贵族立场使他不能理解 1917 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从 1920 年起, 他就一直侨居法国。由于断绝了与祖国人民的联系, 后期创作源泉日趋枯竭, 写出的多是抚今追昔, 怀念旧俄的作品, 失去了以往思想艺术的深度与力度。1933 年, 布宁成为俄国作家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 授奖是表彰他“严谨的艺术才能, 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宝地》(1903) 最初发表在 1904 年高尔基主持的《知识》集刊上(发表时它与作者的另一短篇《梦》用同一个标题《黑土地》)。《宝地》描绘了“黑土一尺厚”的俄罗斯“宝地”上一片荒凉败落的景象, 通过车夫之口道出了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和他们对一场风暴的预感, 同时流露出作家对正在灭亡的贵族之家的一缕惋惜之情。小说发表后, 受到契诃夫、柯罗连科、高尔基的赞赏。契诃夫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这篇小说是“辉煌的短篇小说”。

旧金山来的绅士

布 宁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 …

《启示录》^①

旧金山的一位绅士（他的姓氏，无论在那不勒斯市还是在卡普里岛上，都已无人记得）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旧世界^②，专程为了开怀解闷，想过上整整两年。

他坚信他有充分的权利休息，寻欢作乐，作长期舒适的旅行等等。他的这种信念是有根据的：首先，他有钱；其次，别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他其实刚开始生活。以前他不是在生活，而只是活着，说真的，活得挺不错，但还是寄一切希望于未来。他不停地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被他招雇来的成千上万华工心里很明白），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做了许多事，快要赶上那些他一度看作自己的榜样的人了，于是决定歇一口气。他那个阶层的人，打算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往往从旅行欧洲、埃及开始，他决定也这么办。当然，他首先想慰劳自己多年辛苦，但也为妻子和女儿高兴。他的妻子从来不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可是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都十分爱好旅行。至于说到女儿，一个身体不很强健的大小姐，旅行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必需：且不说旅行有益于健康，旅途中又焉知不会有巧遇良缘？有时你会和一位亿万富

翁同桌吃喝，或者在一起欣赏壁画。

这位旧金山的绅士拟定一个庞大的旅行计划。十二月到一月他希望享受意大利南部的阳光，参观古迹，欣赏塔兰台拉舞和江湖歌手的小夜曲，受用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特别敏感的东西——那不勒斯妙龄女郎的爱情，即使不是完全无私的爱情。他想在尼斯、蒙特卡洛度狂欢节——在这个季节，上流社会的精华都汇集到那里，正是他们支配着文明世界的一切幸福：夜礼服的式样，帝位的稳固，战争的宣布，饭店的兴隆；在那里，一些人热衷于赛车和赛船的运动，另一些人热衷于轮盘赌，第三种人热衷于通常称之为调情的勾当，第四种人热衷于射鸽——一群鸽子从鸽舍里飞出来，优美地盘旋上升，下面是翠玉般的草坪，背景是琉璃草色的大海，一刹那间，它们却变成一团团又白又软的东西，落下来砸在地上。三月初他要到佛罗伦萨，基督受难日以前到罗马，以便在那里听 *Miserere*^③。他的计划中还有威尼斯，巴黎，塞维利亚的斗牛，英伦三岛的海水浴，雅典，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埃及，甚至日本——自然是在归途中……旅行开始时诸事如意。

这是十一月底，到达直布罗陀之前，他们时而在寒气袭人的暗夜中航行，时而遇着雨雪交加的风暴，但是一路平安。船上乘客很多，这有名的“大西洲号”客轮就像一座设备齐全的大饭店，有夜总会、东方浴室、本船出版的报纸。船上的生活极有规律：乘客们一大早就起床，当刺耳的号声在走廊里响起来的时候，天色还很昏暗，灰绿色的茫茫大海上，大雾迷漫，白浪滔天，黎明慢腾腾地露出它那冷漠的面孔；人们披着法兰绒睡衣喝咖啡、巧克力、可可，然后坐进

大理石浴盆里洗个澡，做体操，以便唤起食欲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做完白天的梳妆打扮之后，就去用早餐；上午十一点钟以前，可以在甲板上精神抖擞地散步，呼吸海洋上清凉的空气，或者玩掷木盘等游戏，以便再一次唤起食欲；十一点钟加餐，吃点夹肉面包，喝点肉汤；吃罢这顿加餐，大家愉快地读报，悠闲地等待午餐——比早餐更富营养，更为丰盛；接下去休息两个小时，各层甲板上都摆满了躺椅，乘客们躺在上面，身上盖着毛毯，仰望浮着白云的天空，观看有如岗峦起伏的雪浪从船边掠过，或者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儿；下午四点多钟，给这些精神焕发、喜笑颜开的乘客喝香喷喷的浓茶，吃点心；晚上七点钟，号声报告构成这种生存的最主要的目的，它最辉煌的时刻到了……这时，旧金山来的绅士感到生命的活力犹如潮水奔涌而上，他搓着手，奔向他那豪华的特等舱房去换装。

晚上，“大西洲号”的多层楼舱在黑暗中睁着数不清的火眼，一大批侍役在厨房、洗碗间、储酒舱工作着。四壁之外的海洋是凶恶的，但是人们不去想它，坚定地相信船长能够驾驭它。船长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身躯硕大无朋，胖得出奇，穿一件镶有宽金缘带的制服，经常睡眼惺忪的，活像一尊大佛像。他很少走出他那神秘的寝室，在人前露面。从上层前甲板上时时传来警笛的吼声，带着地狱的阴森气氛和恶狠狠的声势，不过晚宴席上很少有人听见，因为这警笛声被美妙的弦乐淹没了。弦乐队在一间有双排窗户的大理石厅堂里不停地、精心地演奏着。这间铺着丝绒地毯，灯火辉煌犹如节日的大厅里挤满了袒胸露臂的女人，穿燕尾服或夜礼服的男人，身材匀称的侍役和恭顺的侍役领班，那个专管要

酒的领班甚至在脖子上挂着链子，俨然是一位英国市长。旧金山来的绅士穿上夜礼服和浆洗过的衬衫，显得年轻多了。这个干巴巴的人个子不高，正如俗话说，剪裁虽差，但缝得结实；他从头到脚刷得亮光光的，带着适度的活泼神情，坐在这金壁辉煌的厅堂中间，面前摆着一瓶琥珀色的约翰内斯堡酒，一排大小不一的极精致的玻璃酒杯，一束枝叶纷披的风信子花。他那张留着整齐的银白色唇髭、皮肤略呈黄色的脸上，有某种蒙古人的特征，嘴里的大金牙闪闪发光，结实的秃头是陈象牙色的。他的妻子，一个文静的大块头女人，穿著奢华，倒还与自己的年龄相称；女儿的装束复杂而又轻盈，露出无伤大雅的轻佻；她身材修长，一头秀发梳得十分可爱，呼出的气息带有紫罗兰口香丸的香味儿，几颗极娇嫩的小粉刺长在嘴边和略敷香粉的两肩之间……晚餐要进行一个多小时，饭后舞厅里的舞会便开始了。这时，男人们（其中当然包括旧金山来的绅士）在酒吧间里跷着腿根据交易所的最新消息决定各国人民的命运，一面吸哈瓦那雪茄烟，一面喝甜酒，直到脸变成酱紫色。在这里侍候他们的是穿红坎肩的黑人，他们的白眼球像剥了皮的熟鸡蛋。墙外大海咆哮着，仿佛一重重黑黝黝的山峦在走动；暴风雪在变得更加沉重的缆索间拼命打着唿哨，整个船身都在颤动，同暴风雪和那些黑黝黝的山峦抗争，像犁铧似的把激荡不宁，时而沸腾着高高溅起飞沫的巨浪劈成两半。警笛被雾气阻塞，发出垂死的呻吟声。值班人在高台上冻得发僵，过度紧张的瞭望弄得他们头昏目眩。轮船的水下部分如同既黑暗又闷热的地狱深处，也就是地狱的最后一层——第九层。这里烧着几座巨人般的大锅炉，轰隆轰隆地响，它们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着